

射鵰英雄傳

為草莽英雄作「春秋」

《射鵰英雄傳》一發表，便真正確立了金庸的武林至尊的地位，大家公認金大俠是武俠小說世界中的真命天子。在金庸全部作品中，《射鵰英雄傳》是影響最大，讀者最喜愛的作品之一。

這部小說之所以影響如此巨大而又廣泛、持久，當然決非幸致。一般的讀者與批評家，很容易就會總結出諸如以下的原因，一是其情節曲折生動，二是人物個性突出，三是文字典雅精美。一部小說能做到以上三點，當然會廣受大家歡迎，而一部武俠小說能做到這三點，只怕使人感到喜出望外，當然會對它推崇備至。

然而，以上三條固然都是《射鵰英雄傳》的

鮮明的優點與特色，但這似乎尚不夠讓所有的讀者口服心服。甚而，這三條亦未必就是這部小說的真正深刻而獨到之所在。依我看來，這部小說的真正值得人們驚歎之處尚不只是以上三條，而是在這三條之上的更根本的一條，那就是：為江湖英雄作「春秋」。

《春秋》是一部史書，是儒家著名的「十三經」之一。傳由孔子編著或刪削，莊重典雅，威嚴肅殺且具微言大義。

而《射鵰英雄傳》是寫江湖英雄，草莽豪傑、綠林好漢的傳奇故事，寫江湖間恩怨仇恨；報復伸冤的武俠小說，即便是寫仗義行俠、濟困扶危之舉，那也畢竟是俠以武犯禁的事，何以能與儒家正宗經典、真實歷史著作



《春秋》比較呢？當然，絕不是說《射鵰英雄傳》已經是一部史書並與《春秋》相比。它究竟只是一部武俠小說，然而正因為它是一部武俠小說，卻寫得以「天下太平，百姓安樂」為胸懷、宗旨及價值標準，並且莊嚴凝重，憂患深沉，小說離奇曲折之外言辭典雅精美之內，篇幅內外，字裡行間莫不取其大義於微言。而其主人公及其他主要人物的品評標尺亦已由作品本身所練就。從而可以說，《射鵰英雄傳》乃是武俠小說的上品與正格，亦堪稱金庸武俠小說的經典之一。

不信就讓我們來仔細看。

一 射鵬論劍，大漠華山

《射鵬英雄傳》極容易使人產生一種誤會，即該書是寫蒙古草原、大漠英雄的故事，也就是說，似是寫蒙古英雄鐵木真——成吉思汗的故事。因為成吉思汗乃是歷史著名的射鵬英雄或大漠英雄。有詞為證：

「成吉思汗，只識彎弓射大鵬。」

這是當代歷史人物毛澤東的《沁園春·雪》中的詞句。可以說是對成吉思汗這一古代英雄人物的歷史定評。同時又似可以給這部《射鵬英雄傳》定性；並且提供了極其有力的依據。再說書中的成吉思汗（鐵木真）的形象及其艱難創業百戰多的英雄經歷也確實寫得深刻細緻，精彩紛呈。直至全書的結尾，依然是成吉思汗的精彩鏡頭——臨終鏡頭：

成吉思汗勒馬四顧，忽道：「靖兒，我所建大國，歷代莫可與比。自國土中心達於諸方極邊之地，東南西北皆有一年行程。你說古今英雄，有誰及得上我？」郭靖沉吟片刻，說道：「大汗武功之盛，古來無人能及。只是大汗一人威風赫赫，天下卻不知積了多少白骨，流了多少孤兒寡婦之淚。」成吉思汗雙眉豎起，舉起馬鞭就要往郭靖頭頂劈將下來，但見他凜然不懼的望著自己，馬鞭揚在半空卻不落，嗚道：「你說什麼？」

成吉思汗淡淡一笑，一張臉全成蠟黃。歎道：「我左右之人，沒一個如你這般大膽，敢跟我說幾句真心話。」隨即眉毛一揚，臉現傲色，朗聲道：「我一生縱橫天下，滅國無數，依你說竟算不得英雄？嘿，真是孩子話！」在馬臀上猛抽一鞭，急馳而回。

當晚成吉思汗崩於金帳之中，臨死之際，口裡喃喃念著：「英雄，英雄，」想是心中一直琢磨著郭靖的那番言語。

無疑地，成吉思汗生為人傑，死為鬼雄，是不折不扣的大英雄、大豪傑。

當然，明眼讀者一看便知，《射鵬英雄傳》真正的主人公不是成吉思汗，而是年輕的英雄郭靖。至於大漠射鵬，則亦正是指郭靖的人生經歷。郭靖從小生長於蒙古大漠，練成武藝並有神箭手哲別這樣的老師，因而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射鵬英雄。在本書的第五回《彎弓射鵬》中，鐵木真首先射下一鵬，然後其子窩闊台、拖雷又各射一隻。而唯獨郭靖一箭雙鵬，射下了兩隻。由此可見真正的射鵬英雄自是非郭靖莫屬。

因為郭靖生長於大漠，又是射鵬英雄，所以這部以郭靖為主人公的小說自然可以叫《射鵬英雄傳》。

或許，這部小說真正的名字應該是《論劍英雄傳》或《華山英雄傳》。

自本書的第六回開始，郭靖隨其七位師父從蒙古大漠來到中土內地，這部書的真正篇章這才開始。相比之下，在大漠的經歷及其射鵰之壯舉，只不過是一個長長的引子，那時的郭靖還沒有真正地獨立走入江湖，還沒有真正開始他的英雄人生的經歷。自踏上中土道路之始，郭靖傳奇般的人生經歷這才開始。

而中土江湖當時英雄好漢的絕頂高手則是華山論劍的五絕，即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當時的華山論劍，天下第一高手的稱號被全真教主「中神通」王重陽奪得，而郭靖踏入中土之時，王重陽已溘然而逝矣。剩下的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各有所長，為當時四大絕頂高手及武學宗師。這四人之中，「南帝」段智興則又出家為僧，號為「一燈大師」，南帝已變成了一「南僧」。

《射鵰英雄傳》的主要故事情節，是郭靖這一人物與東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這「華山五絕」及其門人之間的遭遇與恩怨糾葛。他與東邪黃藥師的女兒黃蓉邂逅江湖，結為伴侶，而西毒歐陽鋒的侄兒歐陽克恰恰又看中了黃蓉，從而歐陽克、郭靖與黃蓉之間的關係就相當複雜。而郭靖的師父「江南七怪」與黃藥師的門人「黑風雙煞」之間又不共戴天。更何況郭靖在與黃蓉相遇之前，又與成吉思汗的女兒華箏有婚姻之約。這樣就使得其中的關係變得更為複雜。幸而郭靖因黃蓉之故，拜了神丐洪七公為師，蒙南僧「一燈大師」相救，與「中神通」的門人「全真七子」之間亦有深厚的交往。種種情仇糾葛、恩怨情狀複雜萬端。

乍看起來，實在是叫人一時摸不著頭腦，而且根本上無法將這個故事複述出來。

但無論如何，郭靖的這一番複雜傳奇的人生經歷，總是與華山論劍這一武林舊事有關。華山論劍這一武林舊事，及其舊事中人與其門人始終籠罩著全書，隱隱之中支配了郭靖的命運及其人生道路。要想真正地解開郭靖的命運之謎，就勢必要先解開「華山論劍」及其華山英雄這一武林舊事之中所包含的命運的奧秘及其寓言。

更何況，全書的最後一回便是《華山論劍》，敘述當時天下高手齊集華山，重演二十五年前舊事，而郭靖則已隱然躋身於當時的武林絕頂高手之行列。所以，華山論劍以及華山英雄實際上就是這部小說的真正的情節中心及其敘事目的。所以說，這部小說與其名為《射鵰英雄傳》，不如叫作《論劍英雄傳》或《華山英雄傳》。

那麼，「華山論劍」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華山英雄傳」中究竟包含了什麼樣的奧秘呢？

初看起來，「華山論劍」的原因只是為了爭奪一部武林的奇寶《九陰真經》，而華山論劍也只不過是武功的比試。書中寫得明明白白，經過了七日七夜的比拚，「中神通」王重陽終於奪得了「武功天下第一」的稱號，並獲得了《九陰真經》。

然而，《射鵰英雄傳》中所寫的華山論劍及華山英雄，真所比試的絕不僅僅是武功而已。他們所比試的其實是人格、胸懷、品德及其氣度與境界。

已然逝世的王重陽之所以能奪得武功天下第一的稱號，決不僅僅只是憑了他的道家正宗

的內功及其超然卓絕的武術，而是其偉大的人格及廣闊的胸懷。這在《射鵬英雄傳》中有三處隱約說到，一是他奪得《九陰真經》之後並不練習，而是將它藏起，這表明他之所以要去爭奪這一武林奇學，並非為了佔為己有，而是為了平息一場武林風波與浩劫。這與西毒歐陽鋒卑鄙無恥地明搶暗盜，乃至於東邪黃藥師夫婦合夥欺騙老頑童周伯通而獲得半部真經，乃至其劣徒「黑風雙煞」盜走真經而遺害武林，遺禍師門等不可同日而語。二是王重陽臨死之際，將他的「先天功」傳給南帝段智興，以便留下克制西毒歐陽鋒的武功，這種仁愛胸襟亦是叫人拜服。三是借周伯通之口所說：「這道理本來是明白不過的。可是我總想不通。師哥當年說我學武的天資聰明，又是樂此而不疲，可是一來過於著迷，二來少了一副救世濟人的胸懷，就算畢生勤修苦練，終究達不到絕頂之境。當時我聽了不信，心想學武自管學武，那是拳腳兵刃上的功夫，跟氣度見識又有什麼干係？這十多年來，卻不由得我不信了。兄弟，你心地忠厚，胸襟博大，只可惜我師哥已經逝世，否則他見到你一定喜歡，他那一身蓋世武功，必定可以盡數傳給你了。」如此，更加說明了王重陽的胸懷見識，能學得驚天動地的武功，奪得「武功天下第一」的稱號，絕非幸致。

在「射鵬三部曲」的第二部《神鵬俠侶》中，我們則又進一步看到王重陽的經歷及其為人：他少年時先學文，再練武，是一位縱橫江湖的英雄好漢，只因憤恨金兵入侵，毀我田廬，殺我百姓，曾大舉義旗，與金兵對敵，佔城奪地，在中原建下了轟轟烈烈的一番事業，後來終以金兵勢盛，連戰連敗，將士傷亡殆盡，這才憤而出家。然而即便是出了家，那副濟世救

人的心胸，也依然尚在，當得江湖中「天下第一」的稱號。

至於除了「中神通」之外的四大高手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呢？小說第三十九回《是非善惡》中，丘處機對郭靖說得十分明白：

郭靖當下將這幾日來所想的是非難明，武學害人種種疑端說了，最後歎道：「弟子立志終身不再與人爭鬥。恨不得將所學武功盡數忘卻，只是積習難返，適才一個不慎，又將人摔得頭破血流。」

丘處機搖頭道：「靖兒，你這就想得不對了，數十年前，武林秘笈《九陰真經》出世，江湖上豪傑不知有多少人為此而招至殺身之禍。後來華山論劍，我師重陽真人獨魁群雄，奪得真經。他老人家本擬將之毀去，但後來說道『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禍是福，端在人為何用』。終於將這部經書保全了下來，天下的文才武略，精兵利器無一不能造福於人，亦無一不能為禍於世。你只要一心為善，武功越強越好，何必將之忘卻？」

郭靖沉吟片刻，道：「道長之言，雖然不錯，但想當今之世，江湖好漢都稱東邪、西毒、南帝、北丐四人武功最佳，弟子仔細想來，武功要練到這四位前輩一般，固是千難萬難，但即令如此，於人於己又有什麼好處？」

丘處機呆了一呆，說道：「黃藥師行為乖僻，雖然出自憤世嫉俗，心中實

有難言之痛，但自行其是，從來不為旁人著想，我所不取。歐陽鋒作惡多端，那是不必說了。段皇爺慈和寬厚，若是君臨一方，原可造福百姓，可是他為了一己小小恩怨，就此遁世隱居，亦算不得是大仁大勇之人。只有洪七公洪幫主行俠仗義，扶危濟困，我對他才佩服得五體投地。華山二次論劍之期轉瞬即至，即令有人在武功上勝過洪幫主，可是天下豪傑之士，必奉洪幫主為當今武林中的第一人。」

這丘處機雖然武功尚未達到一流高手之境，然而其見識則實是超人一等，不愧為王重陽的嫡傳弟子。

以上這一段話，實際上也給華山論劍點了題，且說明了真相。

華山在五嶽之中稱為西嶽，古人以五嶽比喻五經，說華山如同《春秋》，主威嚴肅殺，天下名山之中，最是奇險無比。

從而，我們說這部敘述「華山論劍」的英雄傳奇《射鵰英雄傳》，實際上也正是一部莊重典雅，而又深刻嚴肅的《江湖春秋》。作者寫此《射鵰英雄傳》，實則是為江湖英雄、草莽異士、民間豪傑寫歷史。

在這部《江湖春秋》之中，上述「華山論劍」的五大高手，不僅是他們武功卓絕，更主要是他們各人不同的人格品質及胸懷意志與人生選擇。

小說中當年未及參加「華山論劍」的超一流高手尚有「鐵掌水上漂」裘千仞及「老頑童」周伯通二人。這二人就其武功而言，也足以躋身超一流高手之列，然而其人品胸襟，則殊不足道。「老頑童」周伯通學武成癡，心無大志以至於瘋瘋癲癲，不明世事固不足論。裘千仞則更是自甘墮落，如書中所寫：

洪七公又道：「裘千仞，你鐵掌幫上代幫主上官劍南何等英雄，一生盡忠報國，死而後已。你師父又何嘗不是一條鐵錚錚的好漢子？你接你師父當了幫主，卻去與金人勾結，通敵賣國，死了有何面目去見上官幫主和你師父？你上得華山來，竟想爭那武功天下第一的榮號，莫說你武功未必能獨魁群雄，縱然是當世無敵，天下英雄能服你這賣國奸徒麼？」

這番話只把裘千仞聽得如癡如呆，數十年來往事，一一湧上心頭，想起師父素日的教誨，後來接任鐵掌幫幫主，師父在病榻上傳授幫規遺訓，諄諄告誡該當如何愛國為民，哪知自己年歲漸長，武功漸強，越來越與本幫當日忠義報國、殺敵禦侮的宗旨相違。陷溺漸深，幫眾流品日濫；忠義之輩潔身引去，奸惡之徒蠱聚群集，竟把大好一個鐵掌幫變成了藏污納垢，為非作歹的盜窟邪藪，一抬頭，只見明月在天，低下頭來，見洪七公一對眸子凜然生威的盯住自己，猛然問天良發現，但覺一生行事，無一而非傷天